

2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Ch L 9299.424~~

~~Ch L 9301.424~~

山堂縣考臣職第二十八卷

○縣尹上

歷代沿革。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凡縣道國邑。共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五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山堂縣考

二百五十五

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卒皆不治。宋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請唐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乾道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令。不許除監察御史。至是其選復重。

無喜無愠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左傳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當賞當誅

齊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

曰。嬰知過矣。請復治之。二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按單父。今交州單縣。

製錦

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

宓音伏
單音善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注云。愿言尹何為人謹愿。

投巫

西門豹。戰國人。魏文侯時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為河伯娶婦。巫徧視良家女子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幸來告我。吾亦往送女。豹至河上。官屋。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唯。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

河伯更求好女送之。即令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中。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嫗與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說賊

唐李太白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其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遂降。

請史為書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輒使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豈以此為諫乎。魯君寤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宓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焉。

尊賢共治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干陽。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書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魴也。其魚博而味厚。子賤

扱音察
又音吸

魴音房

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書所謂陽橋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治民猶牧羊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矣。時其起居。惡者斥去。毋令緹音溝。敗羣。上奇其言。拜緹氏令。

宰邑如烹鮮

列子曰。宰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飢。白帖。善理人者。如驅雞。

飢音託

象雷

六帖雷震百里。縣今象之。

應宿

見星。

借劍斬奸

見納諫。

驅車按罪

東漢賈彪。桓帝時為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舉子。時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數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

也。皆名之為賈。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稱其三善。何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按蒲。即今大名府長垣縣。

十奇

宋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吏民不識知縣兒。二奇。榻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例價不相虧。四奇。平心處事盡無私。五奇。街頭不見凶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馴雉

暝音冥東漢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童子。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也。童子有仁心。三也。還以白安。安上

書言之。帝異焉。按肥親掾姓名。

飛鳧

東漢王喬。明帝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其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網張之。但得雙鳥。尚方諦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分捕少年

漢尹賞。字子心。為長安令。長安中閭里少年。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墨丸者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必傷橫道。賞至縣。乃穿地數丈。名虎穴。雜舉輕薄少年。惡子姓名。悉記之。遣人分行收

捕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

先問大姓

紆音於東漢周紆。字文通。章帝時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賢戚如馬實等。豈能知實葉傭乎。於是賢戚跼蹐。京師肅清。又宋曾有開字元翰。青州壽光人。始居亳。知碓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飛蝗不入境。富弼謂開有循吏風。薦之。

呪虎

東漢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其音甚

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視恢。嗚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為之歌頌。按不其。即今萊州府即墨縣。

斷牛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隣界。元武民以犍牛往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及民歸。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因令左右縛民蒙首。過婦家村中云。此盜牛賊。召村中牛主悉集。各質所來。婦家不知其故。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微蒙曰。此即女婿。可以此牛還之。婦家叩頭伏罪。元武縣聞之。大慙。又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

進言

欲往戍邊。留犝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
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
獄。捉璉至曰。賊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即拷之。璉急曰。
吾牛實外甥犝牛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璉。餘牛還恭。

汲黯耻為

漢汲黯。遷滎陽令。耻為之。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為中大
夫。

野王願試

漢馮野王。奉世次子。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
守長安令。

以義刑人

漢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
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以信待物

唐洪少卿。貞元中為蘭溪令。以信待物。以勤集事。賦平人
和節度使盧彥嘗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

放囚還家

東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囚徒還
家。囚感恩德。如期而至。又晉曹攄。字顏遠。為臨淄令。嘗辦
寡婦冤。歲暮行獄。問囚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在。乃撫然
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見家。當如期還獄否。眾泣曰。若
得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放之。至期相率而還。一縣

嘆服號曰聖君

枷囚立市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錢物。詐市人馬逃去。謙之偽枷一囚。立於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

人不忍欺

東漢卓茂字子康。為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

吏皆引去

魏高柔字文惠。為管城長。縣中奸吏皆引去。柔教曰。昔丙吉更有過者。容之。諸君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引去。皆自勵。

可也。

恐民樂寇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麥諫。來却。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民將樂有寇也。

答民情力

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答而遣之。

鯉音稠

愛鱗

宓子賤為單父宰。二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

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于旁。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牛車。歲餘。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留之而去。

開倉賑民

東漢桓帝時。韓韶為羸長。流民萬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淑為當塗長。韶為羸長。寔為太丘長。皓為林慮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淑等皆潁川人也。故曰潁川四長。

設科募士

東漢虞詡。字升卿。安帝時。鄧騭惡詡。欲以事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危之。詡曰。明府不憂。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乃設三科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

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奉法不黨

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王曰。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為國老。以叔敖為縣令。後虞丘子家人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孰音委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斃。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為政得中

唐韋抗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齊肅。輦轂繁劇。為政

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畫像勸學

東漢高彪。字義方。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以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又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配享報功

宋許介知青陽縣。嘗建九華祠。及去。民思其功。請于朝。以介配享其中。

武城絃歌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萍鄉更鼓

宋張希顏景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賢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肆不誼譁，夜宿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嘆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

同聲謂之不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惇惇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一不煩，雖未有他

惇惇音
崗壁

異，斯亦始近之矣。

所至樂其不擾

宋吳宥為政寬簡，所至民樂其不擾。去父愈思，嘗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又慶元中有景時者，字秀發，華亭人，知吉安府龍泉縣。水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脩學校，建樵樓，縣倉嘗曰：吾于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甌中生塵

漢范丹，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成帝時為蕪萊長，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帶於朝，所止單陋。有時絕糧，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蕪萊。

萊。按蕪萊縣名。今屬濟南府。

邑內不雷

東漢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雷。徵拜尚書。

叩頭反風

見光祿卿

暴身降雨

東漢祝良為洛陽令。時天旱禱雨。良暴身階前。甘雨滂沱。

道不拾遺

漢何茲。武之弟。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商賈露宿。唐張允濟為武陽令。有人夜行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吾境無拾遺者。還取果得之。

庭可張羅

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頰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綏德撫仁

東漢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敦業宗利

唐制縣有六等之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京都所治。為赤縣。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之美惡。為差。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監。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

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又宋哲宗朝吏部上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上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困窮。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單車就路

東漢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眾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被徵單車就路。吏民羗胡。賦飲牛馬器。勿送之一無所受。

單步之官

何音晏魏志崔林除偽令。清貧單步之官。又馮元淑歷浚儀始平。

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至午後。不與芻豆。曰。令作齋馬。

不謝公主

東漢書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格殺之。光武使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宣卒。家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嘆。賜以金帛。按彊項言不低屈也。出楊震傳注。後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耶。亦是此意。

不承賢人

賢音攢梁沈疇之。吳興人。性踈直。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諸言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願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

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噴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勸人生業

東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教民耕桑

唐肅宗。徙河內令。教民耕桑。民為刻石頌德。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為臨邑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不取。弘大。獨改。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臨邑不入。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九卷

○縣尹下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為臨令。郡人得遺寶。懸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

猛獸皆渡江

庾黔婁為編令。先時縣多猛獸。至此皆渡江去。漢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是邑多猛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百姓懷惠。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

兩縣皆理

贛音途。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尹長才有餘。宣乃奏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兩縣兼治

宋郭奉世知永新縣。恭和民苦其令。訢諸上司。欲得奉世治其邑。漕司檄以往。而永新民不可。奉世乃寓兩縣之佛舍。兼治焉。

茂宰

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按茂宰謂英茂之宰也。或云漢卓茂為密令。有聲。故詩人用此。以比宰邑者。

神君

晉良吏傳。喬智明字元達。以德行者稱。為隆慮令。民愛之。號曰神君。北齊張潭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漢崔現為汲縣令。開渠溉稻。民賴其利。為政七年。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喜為親屈

東漢廬江毛義以行誼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賢為民焦

五代尚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投書

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之水中。一無所發。

閣詔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擁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歛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罪。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

易于不之効。

植花

晉潘岳為河陽令。多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柿

宋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及梨棗各四株。女丁半之。

父疾棄官

南北朝庾黔婁。易子也。少好學。性至孝。仕南齊為孱陵令。政有異績。父在家遺疾。忽心驚流汗。卽棄官歸。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母疾去官

孔奕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

為百城表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積至百金。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此。可為百城表矣。

為三輔最

隋蘇威薦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問以理人之術。謂諸部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

凱之垂簾

劉宋顧凱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凱之能御繁以約。終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氏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賈郁批榜

五代賈郁。補僊遊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酹酒。郁怒曰。當再典此縣。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來。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再典。借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槌。

斷人爭雞

南宋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不決。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許盜格虎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捕獲盜賊。會有虎為暴。盜請格虎。自

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明日盜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正身率職

梁何遠，字義方，郟人。為武康令，正身率職，不徇人以非禮。太守王彬行部，諸郡皆盛供帳以待，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發驚而別。彬戲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宣城太守。

誠心愛民

宋李公彥，大觀中，知上高縣，誠心愛民。凡歲旱禱雨必應，禾必大熟，民刻其事於巖石。

遺菓畏知

賈郁為僊游令，有邑客遺果，其辭曰：此某家新果，人皆不知。郁曰：君有兄弟否？答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知倍于古人也。竟不受，客慙而退。

取芋償直

鄂青皮宋何隨，郟縣人，初仕蜀為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南金荆玉

晉孫綽作孔松陽令，像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冬冰，恩湛春露。行範

乃祖德冠縉紳。

清水平衡

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縣。民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作令一策

劇音會 齊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劇為代。玄明日。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諭民七篇

唐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書七篇尚存。

傾貲賑厄

唐張巡為清河令。人有負節義以困厄歸之者。傾貲賑護。無少吝。

獻餌供軍

唐李康為漢陰令。黃巢亂。僖宗出幸。途無供頓。康獻糗餌數百騾。軍始得食。

風抗雲垂

晉江革作襄邑令。傅渾頌曰。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潔。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樹榮水澄

唐劉敬和令高苑縣適歲饑即擅開倉賑民嘗令淄川長
小鄒平等縣皆有聲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
渾已澄又李錫之為盧城令變苦水為甘泉

減壽乞霖

宋高南為奉新令禱旱未雨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
之祝朱熹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尹吾何憂乎

將身叩火

宋曾準贛州人嘉祐間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
風反滅火

務簡廉平

梁武帝每選守令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勉以為政之

道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

但計資考

唐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
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陵遲顧不甚哉又韋嗣建言云
比年縣令吏部不加簡擇惟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易于引舟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
挽橈易于自為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
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彥博題鼓

宋文潞公為檢次令嘗題縣樓鼓曰置向樵樓一任搗搗

多過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擊出頭來早放衙。蘇東坡詩注。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救軍母撓其清。

唐蔣欽緒子沈。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令賢。供億當有素。汝輩得蔬飯足矣。母撓其清。

祈佛冀諧所願

唐李君奭。宣宗時為醴泉令。有異政。考滿當罷去。父老聚于佛祠。祈佛冀諧所願。宣宗校獵渭上見之。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

銅印墨綬

漢百官表。縣令長百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為長。皆銅印墨綬。

緋衣銀魚

唐李頌學。字德新。為武僊令。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又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鬼神破膽

唐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進士劉無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無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女子訴冤

東漢王恉。為鳳翔府郿縣令。赴官至繁亭。亭長曰。亭有鬼。

沈音交
蓋屋音
周只

此音屯
音離

數殺過客。不可宿。恠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恠曰。有枉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恠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恠乃游徼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

殿柱帖名

唐宣宗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廟堂賜宴

唐玄宗時。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製令。長新誠。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

杖殺胡雛

唐隱甫為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者。善吹笛。尤承上恩寵。曾負罪。匿禁中。玄宗託他事。召隱甫入。時胡雛在側。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工也。臣請解官。再拜而去。帝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將胡雛曳出門外。隱甫立杖殺之。賜隱甫百緡。

擒曳中使

唐崔發為鄆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復蘇。給事中李渤等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

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所宜矜念。上曰。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僧綽治譜

南齊傳僧綽。與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劉彞治範

胸音渠。宋劉彞。懷安人。為胸山令。恤孤寡。平賦役。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

士夫高其行

唐魯山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內人。玄宗開元中。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德秀唯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上曰。懷州之民塗炭乎。立以刺史為

散官。按于為歌名。未詳其義。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介潔質朴。誠信待人。士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瑄嘗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朝野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山陰一丘

南齊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政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
如一丘。蓋前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
績。而仲孚皆過之也。

江東三岑

唐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
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云。毋遺江東
三岑。

試理人策

唐玄宗開元中。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
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
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著論蒙書

唐馮伉授醴泉令。民多豪猾。為著論蒙書。大畧指明忠孝
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宋臧綸字仲言。知
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論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
幼多傳之。

為文籲神

唐狄仁傑為昌邑令。有老媪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籲
神。未幾虎伏堦下。乃告於眾而殺之。後又為幽州都督。有
功。賜紫袍。龜帶。武后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又宋張逸
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每夏秋暴漲。多覆民舟。逸為文
禱神。不踰月而灘為徙五里。自是無溺者。

仗劍誅吏

宋張乖崖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旁中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偉而傳之。

楊時惠政

宋楊時。劔南將樂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趙方名言

宋趙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太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

名言

追呼不使入鄉

種音充。宋種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期會惟令揭縣

宋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令具鄉里始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又燕肅。天禧五年。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

叩音窮

植福

宋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拔茶

宋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民得其利。又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政。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以純嘗為著作郎也。

讀五車書

宋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撥鴛鴦班。髮已垂白。縱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稱一字判

元朝丁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感悟母子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增廣生徒

宋許洵為江華令。作新學校。增廣生徒。數年之間。盜息民安。人為立碑頌德。

移兵省費

山堂錄
解音必宋吳時知西安府鄭縣轉運使檄華州餉米五萬輸長安而鄭獨當三萬時貽書轉運曰古者用師則累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移兵于華則運費可省轉運從其言。

妨農遣歸

宋李師中知洛川縣。民有罪於縣。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

撻猾吏導訟

宋黃巖叟知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于市。眾皆竦然。定州呂公著嘆曰。此古良吏也。寬下戶輸錢。

宋呂公著知河陽縣。蠲役法。以寬下戶輸錢。民甚德之。

止競渡船

五代蕭結為祁陽令。不畏彊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守為止之。

辭清道詔

宋陶令知盱眙縣。時徽宗南幸。以南山有十景。欲臨觀。詔所在清道。令辭以非浹旬可辦。上嘉其直而止。

不載一物

宋吳中復知峨眉縣。廉于居官。及代還。不載一物。不取一文。

宋沈希顏嘉祐間知雩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
本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
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沴不生。百廢
具舉。

拒太守導水

宋張及知臨邛縣。太守欲引水泛舟。遣吏于縣決堰水。時
農事方興。及謂吏曰。涸民田以事嬉遊。可乎。令可去。水不
可導。守聞之。歛容以謝。

斷豪子還田

宋元絳知永新縣。有豪子龍韋。誘少年周整。飲博。勝之。計
其貲。折取上腴田。偽立一券。久之。整母始知。訟于官。不得

直。及絳至。辨為偽券。責令還之。韋駭謝。即日歸整田。

法誅南金

唐張巡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巡下
車。以法誅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捕治海印

宋天聖間。陳希亮知長沙縣。有浮屠海印。國師者。出入章
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置諸法。一縣大聳。
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命還一砧

宋凌冲熙寧間知含山縣。律已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歸。
裝有一砧。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悔取一硯

宋張舜民知襄樂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

十日一受俸

宋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閣內作乾飯食之。

二日一治事

宋王安石。仁宗時知鄞縣。讀書為文。率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皆穀于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

榜門受餉

梁長城令何敬叔。東海剗人。素清廉。一日榜縣門受餉。得

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

按籍命差

宋程明道知潭州晉城縣。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鄰邦為仇。先生悉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政識先後

宋元祐初。何執中知海鹽縣。為政識先後。邑人紀其十異。滿去。父老乞留。攀舟而泣。

政尚慈祥

宋黃庭堅知太和縣。政尚慈祥。既去而民懷之。立祠祀焉。固拒懷貞。

唐楊瑒

唐楊瑒為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遷。王真二觀。擲取畿內民貨以佐費。瑒固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寃，抑耳。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壯其對，遂止不取。

不謁王黼

宋尹天民，會昌人為太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時，王黼得政，舊在太學，乃天民所隸齋生也。有強天民謁黼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不得好官，恐為顏閔所笑。」

題旗為餞

宋楊謹知華亭縣，施政有條，上下信服，境內稱治，秩滿，鄉老泣送，且以二旗為餞，題其上曰：「農人不會題詩句，但稱」

一味好官人

置館寓思

宋政和初，韓瓘為於潛縣，興利除害，民甚德之。政暇嘗遊憇于岸萼山之東軒，後人因目為昌黎館，以寓去思。

老媪棄菽而泣

齊樂豫為永世令，病卒。有老媪擔菽貨於市，聞之大泣，棄所貨菽而泣曰：「失樂令，我輩應就死爾。」一市人皆泣。

小兒捧酒以迎

唐韋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捧酒食迎，攜有小兒亦在其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迎？」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障。」

岸萼音窄鄂

菽音速

齊公所為。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迎。駿嘉其意。為
留終日。

樂如時雨

晉荀勗。字公然。知榆次縣。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武帝下詔
褒美之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
時雨。

惠如春風

唐李白為馬昌宗。韓仲卿作去思碑曰。未下車。人懼之。既
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

罷用里長

宋慶曆四年。張揆知益都。罷罷里長。弗用。而國租自輸。石

以音刻

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不任吏胥

宋趙良淳。知分寧縣。俗尚譁訐。號難治。淳不用刑戮。不任
吏胥。取民敦孝友者。身親敬禮之。其桀驁者。繩之以法。俗
為少革。

清白端謹

宋蒲堯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
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

明敏警嚴

歲音成。宋劉歲。淳祐中。知青田縣。明敏警嚴。政事洞見源委。吏不
敢欺。民懷其惠。

學術淵源

宋元祐中。陳師錫知宿遷縣。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精深。入為校書郎。

識見高爽

宋程璠知豐城縣。識見高爽。凡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越年雖多。不復忘廢。為邑三年。識其民且半。

瑞蓮嘉禾之應

宋司馬揆知遂昌縣。留心撫字。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

白雀青鹿之祥

宋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者樂化育。鳥有白翎雀。獸有青毛鹿。不見犬聲急。人走昔日屢空。今皆足。

剡削夙蠹

宋蘇頌。仁宗時。知江寧縣。時承李氏之後。稅賦無藝。頌更剡音產。定戶籍。剡削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

尊禮秀民

宋連庶。知壽春縣。興起學校。尊禮秀民。以勸其俗。不愧蒼天。

宋張之才。紹聖初。知山西澤州陽城縣。清謹愛民。名聞當

世及去任。蘇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真如白日

珣音許 珣音于宋邊珣知洛陽縣。其兄珣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赤色。心爭如青天白日。士民稱之不容口。

山堂肆考臣職第三十卷

○教授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職。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中。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及崇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中。從守臣蔡齊請。大郡始有學。至慶曆以後。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

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則委之運司。

杏壇絃歌

莊子曰。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槐市議論

見市

經明行修

漢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行修。當世少雙。

世範時矩

魏曹植學官頌。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為郡文學

東漢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為郡文學。

為州博士

隋潘徽為州博士。

校業變風

漢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宮。設學官。使弟子校業。遂變鄙魯之風。

據經救弊

宋鄭克撰呂尚書社行狀。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古。以救時弊。

正身律物

宋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戲樂以俟而交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瀟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樂道安貧

宋處士陳師道字無已為徐州教授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後安石卒以蘇軾薦授是職

獨尚時務

安音院言行錄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以千

數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尚經義時務以中故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講明心學

宋廖德明熙寧間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日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其棠不撰書啟

宋政和五年臣僚上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牘樂語之類庶目力得有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

之意。

辭撰樂語

宋鄒浩字至完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令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語。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不兼他職。

宋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兼他職。不取非人。

宋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也。

抗節不撓

宋李道傳為遂州教授。金人窺散關急。而吳曦復叛。道傳痛憤見于形色。密遺書安撫楊輔。論曦必敗。宜舉義討之。曦黨來脅道傳。道傳折之以義。抗節不撓。棄官而歸。

置書不觀

宋譚世勳為柳州教授。時王氏學盛行。世勳雅不喜之。或問其故。曰。說多屢變。無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

端矩矱

宋末晦庵云。陸九齡教授興國。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多士方向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富道德

端黃入

山堂集卷三十一
四
說音辛 歐陽公贈胡安定詩。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

訓督有方

宋音速 涑水紀聞。晏丞相殊。畱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嘗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賜對合意

宋趙鼎撰施大資點行狀。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寤寐英賢。陳文公當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合上意。

獻政本書

宋林勳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二篇。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嘗曰。勳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今世為井田

之學者。孰有加於此者乎。

行鄉飲禮

言行錄。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以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

詞藝不急

宋朱文公蘄州教授廳記。予友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日

至學進諸生而教誨之。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先使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

許與不輕

宋戴表元，奉化人。咸熙中進士，為建寧教授。學博而才賤，尤自秘重，不輕許與。以文章大家，名重東南。

尚友古人

宋張于湖送吳教授序。吳氏子鑑，舉進士，分教郴州學舍。不以文勝，蓋以德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鑑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歟。

不交嬖倖

宋陳公輔初筮任職，教吳中。朱覲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覲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之，而移公於會稽。

講論語

宋謝良佐為秦州教授，州守呂大中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敬。

誦通鑑

宋袁樞為袁州教授，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告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

頗遭官長罵

唐杜甫戲簡鄭廣文。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宋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詩。不日經筵重坐席。暫時黌舍冷無氈。

不愧旁人羞

蘇東坡戲陳教授子由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愧旁人羞。

作學碑

宋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遂擢提舉夔路學事。

正祭品

吳昌裔。宋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省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

以才薦府學

宋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

以賢薦州學

宋楊龜山撰曾學行狀。中第邵安簡公元守鄭州。薦公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向儒。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召

見延和殿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縣丞

歷代沿革。漢朝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皆主刑獄囚徒。東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吏。晉以後無丞。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為縣令之貳。宋初不置丞。天聖中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

長吏

漢書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只為長吏。

閒官

續通典。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佐一司

白六帖。佐理一司。貳職百里。杜氏通典。縣有七司。丞為之貳。如州上佐也。

述六職

唐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專經書

東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嘗以

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以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善言語

南部新書。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望。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私相語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重聽何傷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年老病龍。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

已服實鮮

宋謝深甫為崑山縣丞。為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

稽丁口

宋洪咨夔於潛丞廳題名記。惟是常平義倉之。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土膏脉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渚。日與墓壙襟襖相爾汝。

書文檄

宋元符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文檄。

風流不墜

齊江敷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袁粲為尹。嘆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錄後音
錄式

銛刃不頓

顛音鈍 唐崔儒為國子丞處煩應卒銛刃不頓。

庭前樹松

唐韓愈藍田丞聽壁記博陵崔斯立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以塞職既禁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去其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若相持水繞繞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聽音國

堂上生芝

鄴音業 唐崔希高以仁孝友悌聞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上一宿而苑蓋盈尺。

不詣李實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記其姓名於笏因舉笏示所薦者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

獨送胡銓

宋王廷珪安福人號瀘溪舉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力排和議貶嶺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

獨送以詩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秦檜怒流辰州。

不肯任事

唐王績大業中舉孝弟。蕪潔授祕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亂。因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鄉里。常以周易老子置於床頭。著五斗先生傳。及無心子傳。

親為講經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遂酌水而祭。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

奠禮。清歌吹簫。而登降有序。蠻夷大服。

忤旨遂出

東漢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遂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

占氣必遷

相書占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

唐臨出囚

唐書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信感恩義。

山堂集卷三十一
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安恭諭屬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諭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景倩真清

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真清。

公節遺愛

宋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至今邑人頌其遺愛。

姻黨不容

宋袁詔為吳江縣丞有提舉常平黃舉檄詔覆田以定役侂音託時蘇旦恃韓侂胄威福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為京朝官詔不聽。

期限必信

宋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

投匭上書

宋婁寅亮永嘉人政和初為上虞丞投匭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使牧九州以繫天下之望高宗感悟擢為監察御史。

隨事及物

山堂集卷三十一
朱子語錄。鄂渚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
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
做課試。方是鬧熱。

白黥猾胥

宋王庭珪為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
化。有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囊橐。公把其
宿負。白于郡。黥之。舉邑稱快。

論免和糴

宋紹興十八年大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之法尚存。
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
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數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

賴以免。

惠愛及人

宋傅察字公輔。為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甚
稱之。

勤幹貳事

宋樓鑰新昌縣丞。廳壁記。余表弟汪履道丞新昌。尋前人
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
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
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丞于一邑。無不當聞。而崔
斯立乃曰。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
皆嘗為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雖小。思繼家

聲受職以來。勉于所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求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也。余讀書。莞然笑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以來。有主簿。皆令長自調用。自隋始置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至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者。置簿尉。簿兼知縣事。

職司符印

白六帖。職司符印。主掌簿書。又非熊送張主簿詩。松窓久是餐霞客。山縣新為主印官。

糾正非違

唐職林主簿糾正縣內非違。

孫寶徒舍

後漢書。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孫寶自劾去。忠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隣甚悅。忠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

侍音雉

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實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教，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大慙。薦寶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閣下。玄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適，以此大奇之。

擡頭不得

唐張彖登科，為華陰簿，乃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

承端上聲

得，遂棄官而去。

物色無差

唐顏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十餘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夏人誤死

晉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溫有大志，值有知天文者至，溫問國家祚運，答曰：方永，溫不悅。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其人馳詣習曰：乞為標碣棺本。習問其故，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置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溫請別告，以習言。溫笑曰：習憂君誤死，君豈誤活？時語曰：徒三千年看儒書，不如一

碣音傑

山堂集卷三十一
諸習主簿。

訴父被誣

唐穆贊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出於廉訪使。遂被誣。貶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劔不衝于牛斗。秦臺自洗于塵埃。贊由是知名。

棲鸞

東漢仇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宋樓鑰送劉仲起主簿詩。劉即鸞。棲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察

然軀幹。卽之溫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其醜。御史以嚴如東濕。公餘黃卷。頗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

除虎

唐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獨移文獄神。虎不為害。

得佳婿

唐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鹿音悞澆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澆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欲擇佳婿。吾聞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於陵為戶部尚書。

得偉人

宋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蓋謂范鎮也。鎮舉進士。為新安簿。

客舍題壁

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使于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于高郵。容色衰于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于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余昔嘗與魏知古。崔瑒。盧藏用。聽涅槃經于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嘆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魏音渠

道旁折竿

宋程明道再調江寧府。上元主簿。常曰。一命之上。為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毛色。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蟻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以文辭顯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晉陽簿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友善。皆以文辭顯名。時稱北京三傑。

以才名稱

宋程伯淳主郵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庭。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郵音戶

月集二十一卷 十七

王佐才

唐李栖筠。有王佐才。為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公輔器

宋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之器。

遇事逢銳

奮音余 記音十

唐李奮。為汜水主簿。遇事逢銳。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閱無不知替代姓名。累轉國子司業。

落筆馬奔

黃山谷送謝主簿詩。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溫。落筆塵沙萬馬奔。劇

譚風霆九江翻。

徐堅寬厚

唐萬年主簿徐堅。字元固。滌政以寬厚稱。

李景忠盡

外史擣杙。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豎鬚之職。崔豹古今注云。羊名豎鬚主簿。

賦鵠

唐徐浩為魯山主簿。張說嘗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其喜雨及五色鵠賦。咨嘆曰。後來之英。

控驢

宋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就試。共有
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迭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
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
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
大哭。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知政事。

長者車

杜工部對雨邀許主簿詩。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
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高士軒

宋朱晦庵為同安主簿。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
令甲內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楹。楹之楣間。當路尊敬。不敢以

屬吏待之。

賈島詩碑

唐賈島為長江主簿。有詩名。人為立詩碑。

存亮字原

唐蕭存亮為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亮及陸鴻漸
等。討據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好禮知言

唐鹿城主簿潘好禮。慕徐有功之為人。乃著論稱有功賢
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
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
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孫覺除害

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利守從之

不敢躁進

宋嘉定中吳淵為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丞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

不欲詭隨

宋王衡仲豐城人為新昌主簿居官不詭隨尤善推類以得事情

不附官長

宋呂誨為旌德縣簿為小官不止日附官長人以是知其遠到

不避形迹

宋任伯雨字德翁嘗為施州清江簿事有戾於民者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

詣朝白事

宋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縣皆選屬主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詣闕陳言

山堂集卷三十一
宋安丙淳熙中調大足主簿秩滿詣關陳蜀利害十五事言甚剴切

滅佛首光

程明道任京兆鄠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侯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碎妖人像

宋吳縣主簿孫子秀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自稱水仙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商英平蠻

渝音于
宋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衮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詵檄公行王衮見而下拜蠻遂平以趙清獻公薦召赴闕初對即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祿寺丞

陳襄辨盜

宋陳襄字述古為浦城主簿攝令事人有失物捕偷兒數輩莫知的為盜者襄紹之曰某廟鐘至靈能辨盜犯者挹之輒有聲乃引偷兒詣鐘所祭禱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逐一引手入帷摸之出視手一人手無墨扣之遂服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人號入鐵

鏡音純

齊許鎰。性識敏速。達于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其能判人。號入鐵主簿。

人稱明鏡

宋朱光庭為萬年主簿。有學行。人以明鏡稱。

擒投尸賊

宋豐城主簿楊告。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

服藏錢民

程明道主鄆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

何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畫法均稅

程明道主上元簿。近府美田皆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故田稅不均。先生為縣令。畫法。民不之擾。而一邑之稅以均。

準法蠲租

宋周憲之為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蠲放守者。吝於稅少。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即當奏劾。憲之躬行田

壽所傷果多。悉準法蠲放之。

善兵

烏臺詩話。宋謝文以書生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勤職

宋袁廓為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遷上蔡令。

辨疑獄

宋周敦頤嘗為分寧主簿。有疑獄一訊立辯。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絕私謁

滄音父元滄陽主簿李起巖。勸民興學。諭民孝弟。庶耻。書絕謁三字于門。見者憚之。

活死罪囚

宋李士衡為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養前生母

夷堅志。宋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曰。干旅館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云。今日乃亡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兒所業。乃曰。吾兒業儒。詩經舊文尚存。葉自思。生與其子歿。

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彙視之。又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姬為前生之母。奉至任所終養。

葉顥遜勞

葉顥字子昂。宋紹興中。為南海主簿。攝尉事。盜發州檄巡尉與顥同捕。巡尉獲盜十數人。歸勞于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府帥會開大喜曰。仕不求達。勞而能遜。葉主簿宰相器也。

李衡投効

宋吳江簿李衡。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効于府。拂衣而歸。

勾銷名簿

宋樓鑰論主簿差出之弊。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稽簿書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中。最為簡。差出不時。至無虛月。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繫于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苟且把持。或至于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閒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則有辭焉。愚欲望詔下諸路。

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當差出者
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
安職守而民被實惠矣。

請復學四

弁音濱宋高登紹興中為富川主簿奉憲司董弁檄讞六郡獄復
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後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秩滿士
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不告姓名而去登以金無所
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遵度好學

宋崔遵度字醒白江陵人純介好學調和州簿。

劉顏著書

宋劉顏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
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等書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
弟子之列。

山堂肆考臣職第三十一卷

○縣尉

歷代沿革。漢大縣兩尉。小縣一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並四白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姦非。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能縣尉遣小將卒授之。頗為鄉社之患。宋建隆二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上州縣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文苑英華云。觀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李少府。則唐時縣尉多稱少府。雍仲進香

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程洛陽尉。號曰香尉。

崔譚益杖

見聞錄嚴安之崔譚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五百人執大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復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筴安之令五百人空手行乃不能學

去學仙隱

漢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別南昌知王莽欲篡漢棄官與妻子去學仙隱變姓名為卜六市門卒不知所終人號仙尉

不避豪強

魏曹暉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於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比日棒殺之京師歛迹不敢有

犯

仙人與符

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吳門祭經家有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方平從後觀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尉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一百十歲死按方平名遠東海人舉孝廉歷官中散大夫前漢時棄官入山脩道在太尉陳耽家屍解魏青龍初於重慶府平都山升天麻姑仙其妹也

老人陳牒

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又來旭怒其繁責之

老人曰。見公筆勢奇。欲以藏家耳。旭。蘇州吳縣人。

不納餉錢

唐陸宣公贄。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壽。公不納。止受茶一串。

擅發倉廩

唐負半千。上元初。為武寧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廩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擅發賑之。刺史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上。令釋之。

陸贄說使

能音皮
蔡音積

唐陸贄。補渭南尉。時德宗遣黜陟使。度何等十一人。分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答俊。又。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

李勉擒姦

唐李勉。為開封尉。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春蘭秋菊

唐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周列李朝。隱程行謀。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

黃綬青袍

唐岑參送楚丘翹少府赴官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送
鄭少府。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送張少府。草羨青袍色。
花隨黃綬新。又陳子昂集送齊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
重。高適同顏少府旅宦詩。迹留黃綬人皆嘆。心在青雲世
莫知。

奉古聰明

唐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
曰。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
古徐笑。口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挺蒞汴
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一覽
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又唐盧莊

道年十六。擢第為河北尉。太宗謂為聰明小兒。

師古幹治

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
治之。師古曰。割雞不用牛刀。素驚其言。後果以幹治聞。

水旁賦詩

唐貞元中。孟郊。武康人。為溧陽尉。以能詩名。縣有投金灘。
平陵城。林簿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曹
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公餘耽書

宋朱松宣和間。為尤溪尉。榜一室曰。韋齋。公事之餘。肆力
於書。無一息少廢。子熹生於尉之官舍。即文公也。

李程判獄

見監察御史。

珣音向

蘇珣絕訟

唐蘇珣授鄆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鄆縣本多詞訟，近日遂絕。由公為之疏理也。因指顧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予遲暮所見耳。

代重規役

佶音吉

唐裴佶為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命尉督役。時

嚴郢為京兆尹。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為代役。人稱其義。

發劉琪賊

宋雷有終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賊，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

清水明鏡

唐河北尉馮履謙，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有舊，餉一鏡焉。謙謂諸吏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

寺碑倉銘

宋淳熙間，馬子嚴為鉛山尉。恤民勤政，長於文辭。為寺碑，隱然有排邪之意。為倉銘，藹然有愛民之心。

遽擅大名

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縣最。李

勳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不掛細務

李白為虞城令。李錫元勳去思碑。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掛細務。口不言人非。群吏罕測望。風敬憚。

茂才異行

唐高琰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

清心苦節

唐裴景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二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

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

䟽上從禽

唐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蔓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䟽以諷之。玄宗嘉納焉。

抑民食蝗

宋仁宗至和中山陽尉李宗。嗔怒百姓申蝗。抑令食蝗。提刑孫錫劾之。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安慰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詔削其官。

郭震使氣

唐郭震字元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百姓厭

山堂群考 商集三十一卷 六十一
苦。武后欲詰之。及與語。奇之。索所為文。上寶劍篇。后覽嘉
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鎧曹參軍。

商則回身

語林。商則任廩丘尉。性廉潔。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
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
亦動手。尉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
動手。縣尉止回身。

長史奇其才

唐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吾子
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何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令尹驚其言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
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吝。其
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
不如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之加厚。

縱驢得鞍

唐張鷟為河陽尉。有客失驢。因捕急。盜放驢匿鞍。鷟令客
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養鴨開堂

唐孟郊為深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蘇東坡題縣尉水亭
詩。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

觀灘

唐河南伊闕縣前有大溪。每縣官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鷓鴣。僧孺祝曰。既然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俄有雙鷓鴣飛下。不旬日詔拜西臺監察御史。入道。

入道

御史臺記。畿尉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判官為餓鬼道。

宋璟大節

唐上黨尉宋璟。以大節著稱。

審言高才

唐杜審言。襄陽人。晉杜預之後。甫之祖也。舉進士為隰城尉。才高傲世。雅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謂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之筆當得王右軍北面。其矜誕如此。

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讀七志。

通五經

宋馮元字道宗。為江陰尉。有詔明經者補學官。元自陳通五經。遂以為國子直講。

名富家貧

唐高適答侯少府詩。吾黨謝王粲。群賢推郗詵。節苦名已富。祿微家轉貧。

處腴居劇

唐孟浩然贈蕭少府詩。鴻漸昇儀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溷。居劇體常閒。

選人不欲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頗為鄉社之患。宋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為尉者。面東南立。選人多不欲。往往面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杖驅出。是後樂為者衆。乃復舊制。

名士爭交

唐蕭嵩為洛陽尉。一時名士爭往交之。按嵩子衡尚玄宗新昌公主。

刺史不禮

唐劉幽求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

宰相見沮

唐進士溫岐。即庭筠也。宣皇好文。以金步搖未能對。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焉。令以甲科處之。為宰相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

摧挾有名

唐李勉調封丘尉。汴州水陸都會。俗龐錯。號難治。勉摧奸挾隱。有名於時。

應對如神

唐世說。盧莊道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京宰以莊道年幼。

懼不克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閒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及畱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豆糜自給

唐韋貫之。補渭南尉。居貧。噉豆糜以自給。

節義自許

唐薛昭。元和末。為平陸尉。以節義自許。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於海康。

毀車裂冠

獲奇度

東漢馮良。字君朗。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慨然耻在。斲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良乃還鄉里。

揚美匡惡

唐鄭惟忠。為山陰尉。時則天臨軒。問何者為忠。諸應制者。卒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武后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卿前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

杖殺魯寧

唐太宗貞觀中。劉仁軌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坐。

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乃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亡乎？」上曰：「何謂也？」徵曰：「隋末百姓彊暴，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更擢仁軌為櫟陽丞。」

書責元忠

唐中宗神龍中，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與書責以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著義見稱

唐高郢，字公楚，舉進士第，授華陰尉。以魯不合用天子禮

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授咸陽尉

注經破薦

宋王雱，字安石子也。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軒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酸寒

唐韓愈薦孟郊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老。

警悟

宋黃庭堅切言悟，李常見之，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為某縣尉。

元亮志略

唐趙元亮字三固。少負志略。好辯論。武后時。調宜祿尉。到
時。音其職。非公事。不言。彈琴時樂。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

查道節行

宋查道為館陶尉。性廉介。與妻採蔬為粥。以瘠饑。道不勝
貧。欲去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
其縣主簿葉齊。知古曰。齊。予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
不敢當公薦。知古不得已。兩薦之。

李揆文章

唐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補陳畱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
擢拜右拾遺。

余靖書判

賴音結 宋余靖字安道。為人質直剛勁。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
作監丞。

不從章論

宋翁蒙之為常山尉。時趙忠簡公鼎喪。自嶺表歸。郡守章
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有秘書。與鼎往來。欲取之以媚時
宰。密諭邑尉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猶疑蒙之漏
言。潛戒左司伺察之。蒙之入廨。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
趨音促。告之。趨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去。卒至一

無所得。守大怒。劾蒙之於朝。時宰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
溪。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監

簿

不求秦薦

宋汪洵字養源尉宣城秩垂滿闕令職狀一紙知州秦祥意其必求即薦之洵終不屈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陞陟曰若為所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洵不辭再為判司一任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川事故曰判司

彊禦不畏

宋常琳為常熟尉公廉自持彊禦不畏部使者交薦之
個儻不群

寶元初明州慈谿尉裴明允個儻不群雖處賤官有憂天

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云漢成帝時梅福為

輶音韶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

黥隸豪民

宋王楊休字子美象山人乾道中調台州黃巖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於郡黥隸他州閭里歡傳稱公為鐵面少府

手殺強賊

宋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尉手殺強賊改大理評事知鄆縣

蘇緘輕生

宋蘇緘移開封府陽武尉劇賊黑李二等倚居民為藁藁

山堂集卷三十一
更莫能捕緘踪跡得其所。乃集眾六索縱焚。傷鄰十數家。賊首果自火中逸出。緘追斬送府。府尹賈昌朝大駭曰：「儒者乃爾輕生耶！」

李嶠求相

唐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瑒與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云：「大李少府位極人臣，小李少府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節亦當貴，後皆如其言。」

召為學士

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厓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為翰林學士。

表為兵曹

唐高適補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哥舒翰表為兵曹。

良臣罵賊

宋詹良臣尉縉雲。盜霍來富剽掠本縣。良臣出禦之。被執誘之使降。良臣不屈。賊縛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

胡宿濟人

宋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尉。時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以濟。活數千人。以張士遜薦召為館閣校理。

著報政錄

山堂集卷三十一
許音虞宋王博文徙建昌南豐尉有能聲里人饒光輔者為著盱
江報政錄刊於石

賞捕盜功

宋乾德元年以大名府元城縣尉張義元為本縣令賞捕
盜之功也

廷辯曲直

唐李義琰補太原尉時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嚴琰獨
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

默識姓名

宋汪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大猷皆默
識姓名及幹力優劣各得其用分鄉警備境內肅然後龍

大淵在閣門聞公諭德之除亟稱以為得人坐中問曰公
與之熟耶龍曰在此未嘗往來其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
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口問者益服

民瞻漏法

宋曾民瞻為南昌尉通天文學以器漏有差遂更用其法
箭榜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
晨夜司更則鳴鉦以告自謂得古人之所未至

綺莊類書

劉綺莊為崑山縣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為類書一百卷
號崑山編

○巡檢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及江淮河海間巡河巡舖巡茶鹽等。各視名分。以脩舉職業。元有大都四關廂巡檢。

擊賊報讐

五代唐張藏英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携鐵槌。匿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

獲音楂

嚮其肉。經三日。剗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貴罪殺敵

宋郭進遷洛州防禦使。克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遂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安集勞來

東都事略。曹光實為黎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及

名還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

發摘剪除

胡文恭行林友制才著幹勤職司警邏能發摘於陰伏多
剪除於寇數

射虜

東都事略何灌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時
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嘗越境南汲灌慮異日為患盡折絕
之虜忿聚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所發輒中或者
崖石皆沒鏃後虜官蕭大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
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

擊戎

音登

東都事略高保興為寧夏綏府都巡檢常巡按崦子砦
黑水河趨谷中戎人數千騎邀戰保興伏兵於河澗俟其
半渡擊之其後數戰有功

破羌

東都事略燕達字逢辰為延州巡檢成懷寧砦羌人以三
萬騎薄城達以五百人破之

遁盜

事者事略桑懌為永安巡檢群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

豈拘南北

職略景德三年上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彊明乞
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及文資出身人領其事上謂樞密

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

不責將迎

宋洪邁乞禁嚴巡尉迎送劄子曰竊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奸猾為職未嘗責其將迎上官巡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為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斂之衆軍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以濟若所除監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臣患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

兵卒出一程防護若只直出巡經歷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送迎過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均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精意激巡不致虛費軍力且為民害

遷左藏副使

宋姚兪字武之熙寧中進築西部為巡檢以功稍多遷左藏庫副使

遷內殿承制

宋姚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林可用奏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

變服察賊

宋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
三十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賊畏吾名
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乃夜與數
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家以為真盜老小皆
走獨留一媪為治飲食懌乃就媪與語語次因及群盜媪
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某在某
處某在某所後三日懌又往遂以實告媪曰我桑殿直也
為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媪曰為察之
審矣明白部分軍士悉擒獲之

伐木熾賊

宋楊允恭太宗時為廣運都巡檢使時賊有葉氏者衆至

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船襲斬之餘黨匿山
谷允恭伐木開道殲之又嘗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赴水
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諸鹽使

宋朝茶鹽皆隸於提舉司管領之其屬有監鹽之
員大元亦有諸鹽場大使副使

脩牢盆

唐劉禹錫作崔公倬碑崔公幹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
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褒其能按蘇林
節音貽前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薦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結網
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為牢盆謂鬻鹽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商利局

胡文恭行賈程制商利局者以饒衍名最。

條制得宜

白集行裝弘泰制以幹蠱之材領鹽鹵之務管權條制動皆得宜。

生息倍稱

唐元微之行唐慶制權束池鹵生息倍稱。

監西溪鹽稅

宋仁宗實錄范文正監泰州西溪鹽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又嘗貽書

發運使張綸復修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監衡州鹽倉

四朝國史劉忠肅公摯謫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雜以偽惡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山堂肆考仕進第三十二卷

○入仕

禮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宋儒曰古之學者為己故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故其仕也為己

入官

周書學古入官

試吏

漢高帝紀及壯試吏又稽叔夜與山巨源書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筮仕遇屯

屯音電
比音鼻

左閔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也。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筮仕得鼎

唐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者曰。君當為卿輔。易代乃如志。至唐。終禮部尚書。

蒞官行法

曲禮。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安身取譽

家語。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

譽至而政從矣。

叔敖浣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史里。孫叔敖製冠浣衣。注云。史里。倖臣也。惡人誅。自知當見用。

貢禹彈冠

漢書。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按禹字少翁。

趨裝

趨音促

漢蕭何薨。曹參令舍人悉趨裝曰。吾入相矣。

視篆

職官分紀。節度使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刊缺。又曰。滌篆。

十腰銀艾

東漢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染之。故曰艾。

三擁節旄

唐崔鉉。寶慶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封魏國公。

汲黯以父任

漢汲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袁盎以兄任

漢袁盎以兄任為郎。

策名

左僖三十三年。狐突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注云。書名所仕之策。謂之策名。質。身辭也。屈膝而君事之。謂之委質。

載贄

孟子。古者出疆必載贄。

解蘭

幽人佩蘭。解之將入仕也。又入仕曰解薛。唐詩解薛登天朝。又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仕於君也。

服韋

東漢周磐養母。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興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不應。按韋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曰解韋。

製錦

見縣令。

牽絲

謝靈運初去郡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仕也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又應璩詩不候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探籌

後周王勇沙苑之役與王文達耿令貴有殊功當拜上州刺史州有優劣令勇等探籌取之

通籍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注云金

閨即金門也通籍為一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入得入也

○同僚

詩大雅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虞書同寅協恭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邦治

盡心

左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為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也

分謗

左成二年孫桓子臧宣叔皆如晉乞師晉侯許之郤克將

中軍韓厥為司馬。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卻子使速以殉。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相如屈廉頗

戰國趙藺相如為上卿。居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寇恂屈賈復

東漢寇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恂捕而戮之。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諸酒醪。執金吾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買償亡金

史記漢文帝時塞侯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密還負息

東漢陳重字景公。順帝時在郎署。有同舍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求迫不已。重密以錢還其主。同舍郎後知之。將以厚謝重。曰：非我之為。恐是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同心輔政

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同心殉國

唐太宗與房玄齡論事。必曰：非杜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也。二人同心殉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因同臺取罪

東漢雷義為尚書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刑。義默自表取其罪。同臺郎覺之。委位上書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哀同僚免官

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且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此賊。冀薄其罪。由是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李敬玄廉知之。薦太玄為鄭州司功。

怒拜黃忠

蜀先主為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當為君侯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大悟即受拜。

耻用仙客

唐明皇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執曰不可。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進。仙客擢自胥吏日不知書。韓淮陰一壯夫尚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

面折同列

東漢馬武字子純為人嗜酒濶達敢言。時在御前而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傲視僚黨

唐韋陟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傲然。

嫌恨通玄

唐吳通玄知制誥。與陸贄同視草。贄富詞藝。特承德宗顧重。而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

腋扶王鐸

唐蕭邁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勾陳中。邁從旁腋起。帝目之喜曰。輔臣相和。朕之幸也。

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頓首謝而退。

代使絕域

見使臣。

代為夕直

唐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不安。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尹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伏。誦參實代之。參當坐罪。遂照江夏尉。人皆義之。

擊柱

唐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不平。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

碎硯

唐鄭畋。盧鐫。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袁盎避坐

史記袁盎素惡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之。盎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

王勃倚才

唐王勃。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敬德爭位。

唐尉遲敬德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云。爾何功

居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怒勃然擊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悅。

路巖爭權

唐宰相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
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
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
無例發人防守巖甚慙。

獨餞皇甫

獨餞皇甫
唐皇甫錡之貶前房州刺史班肅以嘗與錡同僚獨餞於
野朝廷義之。

不次置董晉

唐董晉賈叅俱同平章事叅裁決大事不關咨於晉晉循
謹無所駁異叅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曰
無乃叅迫卿為之耶晉謝具道其所以然帝問叅過失晉
無敢隱由是叅罷宰相晉情恐上疏固辭位。

年輩相遠

唐陸長源以舊德為桓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戲
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與風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議論持異

唐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叅替是時帝切於為治事無巨細
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猶爭辯
同位不相假

唐蕭嵩進中書令。裴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直不相假。至校曲直於帝前。

聯署無所諱

唐歸登為右拾遺。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

西折長官

鄧音資。唐太守歐陽欵請鄧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食。百里內縣俱以牛酒到府臨饗。禮畢。欵曰。西郡督郵孫延。天資忠貞。欲顯於朝。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孫延資性貪鄙。外方觥音眩。內圓明府。以惡為善。惲敢再拜奉觥。欵慙曰。敬受觥。

密逐主書

唐楊炎與盧杞在中書同秉政。杞密啓主書過處。遂之。炎

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耶。

王梁爭罪

魏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白事失。太祖意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被收。思乃馳還。自陳已罪。太祖嘆曰。幕中有義士二人。

韋貞齊名

韋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採訪使韋陟深器之。與同幕判官貞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貞推葦狀。甚耻比肩。

世說袁虎伏滔同在桓公。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其耻之。恒嘆曰。公之厚意。未口人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何辱

如之

莫肯協心

宋高宗朝劉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上詔光世以兵援韓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矼謂光世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各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因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各致其情。

因請出家

唐蕭瑀性狷介。與同僚皆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請出家。既而悔之。上以

瑀音子

瑀反覆不常。貶商州刺史。

乃與同傳

齊王敬則與王儉齊拜。同三司。徐孝嗣朝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

李郭相忿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有詔臨淮率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謂汾陽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也。

劉蘇交歡

宋劉器之與蘇子瞻元祐中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不工發怒以此二人不相能至元符末二公各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器之語人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

不能降意

隋給事黃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頰音洞達政事文帝及高頰蘇威皆重之與黃門侍郎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而出為饒州刺史

不許畱身

宋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畱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

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畱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畱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相視莫逆

唐權德輿唱和詩序貞元元和間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

相得甚驩

宋高宗紹興五年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初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

樗音樗

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不敢復言

唐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默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柰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

每為申辯

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之。帝曰。然當籍卿宿德。至是同為相。準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為申辯。帝始不疑。

開懷不疑

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有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體。

稱疾不出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

山堂長考 卷三十三 十三
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為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正。亦不無過也。

○遷除

說文：遷，登也。漢書：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超遷大夫

漢文帝時，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驟得中書

唐蘇頲為工部侍郎。帝問丞相：有自工部驟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何資之計？乃詔頲為中書侍郎。

周流四公

見三公

周歷三臺

見總尚書

三世不徙

見侍中

十年不調

漢馬融有俊才。受學擊柝。博通經籍。漢永初間。拜校書郎。以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得調。

三年不遷

宋蔡肇字天啓。長於歌詩。為博士。三年不遷。其和人治字。

治平聲韻詩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

七年不遷

宋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起居郎。七年不遷。

一歲四遷

漢王父偃上書言事。一歲四遷。又杜詩。一歲中三遷。至侍

御史。

一歲九遷

任彥昇表曰。田千秋一歲九遷其官。又後周蘇亮與齊到

為音規 為皆。一年三遷。

一歲五遷

宋盧宗邁如舟之姪也。歷在館職。文雅練達。修兩朝日曆。

成。一歲五遷。官至武翼大夫。

半歲四遷

宋孝宗時。洪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

四遷至右相。

三載侍中

南梁張纘。自起居秘書郎。三載遷太子舍人。又遷吏部尚

書郎。俄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

數月中丞

昶音敬。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數月為御史中

丞。

特加金紫

唐李愬字元直。歷汾晉二州刺史。特加金紫光祿大夫。

忽除銀青

唐太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與之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泌知載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加二階

見監察御史。

加五品

試音履 唐韋斌拜銀青光祿大夫。加五品。許列戟。

通階

東漢虞詡曰。臺郎顯職。乃筮仕之通階。又唐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等授朝散大夫制云。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品

黃青拂帶

以上謂之貴階。所以為貴者。廢及子。命及妻。帶白金。服赤帶。從大夫之後而已。

特制

唐元微之行王仲舒制。國朝由散官而命為大夫。凡十一等。以銀青朝散為名者。非有特制。則不克授。蓋門戶有榮戟之榮。腰佩有龜魚之異也。

每遷有愧色

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當有愧懼之色。

每遷有光氣

唐郭汾陽每遷官。面長三寸。額上有光氣。事已乃復。

鼠齒袍

唐張鷟字文成授鴻臚丞帽帶及綠袍並鼠齒有蜘蛛大
如栗當寢明緣絲其上經數日大放階授五品。

烏集戟

見節度使。

